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古今一月，情怀万种，月亮是古代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咏月寄情是中国文人绵延不绝的表达方式和文化传统，历代文人骚客留下了无数佳词丽句，形成了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诗人毛泽东也不例外，多次吟咏月亮，既有传承更有新意，抒发了人所共有的离愁别绪和万般情思，更寄寓了不同凡响的精神寄托和人生追求。

照横塘半天残月

《琵琶行》有吟：“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人们都渴望圆满，现实却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因而“残月”总令人感到冷清孤寂、凄楚悲愁。如王昌龄《青楼怨》：“肠断关山不解说，依依残月下帘钩。”

毛泽东有两句诗，表达了这种心绪。第一句出自1921年写的《虞美人·枕上》：“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夜深人静时，“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为革命四处奔波的毛泽东思念杨开慧，彻夜难眠。“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寂寞难耐，翘望星空，星星凄然，形单影只，正如李煜《捣练子令》所云：“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黎明时分，残月西去，相思之苦化作热泪喷薄宣泄而出。

第二句出自1923年写的《贺新郎·别友》：“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1923年底，毛泽东由长沙前往上海再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离别之际，依依不舍，恰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东门路”，指当时长沙东门小吴门外通往火车站的道路。古诗中常用东门泛指送别之地，如



汪建新

汉乐府诗《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横塘”，指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古诗中“横塘”多指妇女居住的地方，也常指送别之地。范成大《横塘》诗中就有“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之句。

唐代殷文圭《八月十五夜》诗云：“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毛泽东《五律·喜闻捷报》中“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一句，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情愫。这首诗写于1947年中秋，“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诗人渴望亲人团聚，但战火导致“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毛泽东关切“小家”的相聚，更追求“大家”的团圆。“满字频翘望，凯歌奏边城”，他翘首以盼革命战争凯歌高奏，正是为了彻底改变《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所说的“人民五亿不团圆”的社会现实。

寂寞嫦娥舒广袖

毛泽东为杨开慧写过三首词作，即《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蝶恋花·答李淑一》。三首作品都以月寄情，前两首含有月亮意象，但《蝶恋花·答李淑一》通篇没有提到月亮，构思精妙，达到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这不免使人想起“深山藏古寺”和“十里蛙声出清泉”

的画坛珍闻。

《蝶恋花·答李淑一》悼念杨开慧和柳直荀两位烈士。“杨柳”二字一语双关，堪称天造地设，既指杨、柳两位烈士，又指洁白的杨花柳絮。一个“失”字表明了亲人损失，爱情损失，友谊损失，革命损失，饱含着怀念和痛悼深情。一个“骄”字，寓意“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的高度赞美。两位烈士灵魂升上“重霄九”抵达月宫，毛泽东没有描绘月亮的具体场面，而是写“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一个“捧”字，道尽吴刚的尊重和敬仰；一个“舒”字，尽现嫦娥的欣喜与畅快。人间传来革命胜利的捷报，“泪飞顿作倾盆雨”。一个“飞”字，惟妙惟肖地写出喜极而泣的酣畅淋漓。这既是烈士死得其所的欣慰之泪，又是仙人对烈士的同情之泪和对人间巨变的庆贺之泪，也是人民群众欢呼解放的幸福之泪。纵观全词，天上与人间交织，现实与想象混成，悼念与赞颂融合。悼念没有悲哀情绪，赞颂则不落俗套，表现了烈士忠魂与日月同辉的深刻主题，情真意切，意境幽远。

胸中日月常新美

旧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这不断激发起毛泽东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

爱国热情和使命意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个“日月”是客观的，指“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黑暗现实。

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非常注重自我修身。1902年，毛泽东进入南岸私塾读学。一天，他偷偷下南岸池塘玩水，塾师邹春培发现后，责令其对对子，出上联曰：“濯足。”10岁的毛泽东从容应答：“修身。”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的人生格言是“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1918年4月，罗章龙准备去日本留学。临行前，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为其饯行，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赠诗话别。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一句，既是对友人的叮嘱，也是给自己的自励。“管却自家身与心”，强调严于律己，颇似《孟子·告子章句下》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胸中日月常新美”，典出《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黄庭坚《答友求学书》亦云：“古人之学问高明，胸中如日月。”“胸中日月常新美”中的“日月”，是主观的，是要“吾日三省吾身”，内心光明磊落，胸襟浩然坦荡，纯净清新美好。

1915年9月，毛泽东致信萧子升：“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他发布《征友启事》，“嚶其鸣矣，求其友声”，但又限定“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不谈家庭琐事”。毛泽东等人创办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他读书不倦，但反对“闭门求学”“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游学”各地读社会“无字之书”。他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热衷体操、登山、游泳等运动，“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成为青年毛泽东修身储能实践的真实写照，也为他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伟岸人格与崇高品质的光辉典范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空雁叫霜晨月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东山再起。之后，红军继续长征，计划于宜宾和泸州之间渡过长江，由于国民党重兵阻截，被迫折返，攻打娄山关，再占遵义。《忆秦娥·娄山关》是攻克娄山关之后写的。按常理，诗中可以尽情挥洒“人生得意须尽欢”“今日痛饮庆功酒”的舒快心情。但这首词的格调和大革命失败之后写的《菩萨蛮·黄鹤楼》一样苍凉沉郁，充

满忧患。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对这首词批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个人境遇改变以及娄山关战斗取胜，并不足以迅速扭转红军危局，“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写得低沉凝重。西风凛冽，清晨的月光照着大地严霜，天空传来大雁鸣叫。“霜晨”已见晨曦，但“晨月”朦胧。“霜晨月”既是对战事时间的交代，亦可解读为“黎明前的黑暗”，这恰恰是毛泽东忧患与沉郁的深层原因。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信仰坚定，信念执着，满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凌云志”。《孙子兵法·军形篇》有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毛泽东性格刚毅，愈挫愈勇，洋溢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英雄气概，胸怀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慷慨悲歌，充满着“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的牺牲精神，引领中国革命攻坚克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李宜航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竖有一块标语牌，提醒游人：“慢慢走，欣赏啊！”

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一书中，曾以此寄寓。得先生启佑，我也很诚恳地以为，对《学习时报》最应取此态度与评价——“慢慢走，欣赏啊！”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读《学习时报》很早。尤其是一些“爆款”文，常常读后收存，数量颇为可观。总的感觉，在传媒格局里，《学习时报》居于很特殊的位置——她是新闻界的振拔者、知识分子的代表人、领导干部的精神家园，既具“报”之名——讲究“时”，又有“刊”之实——强调“度”，更富“学习”之味——追求“效”。在这里，可以触摸到烟火生息，也可以仰望到浩瀚星空；能近距离观察社会肌理，也能探一层体味学术魅力。这是一块智识之地啊！我曾感慨：一般传媒与《学习时报》“相去三步，如隔沧海”。

那时，我并不认识《学习时报》的同行，只是单纯地抱以尊崇。因为我认同朱光潜先生所说——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我的理解，能把《学习时报》办得这么好，这么“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编者必然是任劳任怨、匠心诗意！

真正与《学习时报》打交道，是在2018年。当时，我在中央党校第1期一年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习，“门外沧浪水，胸中懂懂山”，思想每天飞翔，越过长空空辽阔……的确，到了开满鲜花的大有庄，到了“有多少春光，就有多少明亮；有多么天高，就有多么气朗”的中央党校，谁都不会彷徨于无地，谁都不禁胸中有画意，“便引诗情到碧霄”！我把所学、所思、所感，以及不断汲取的哲学智慧和理论力量，都记录了下来，刊发在曾分管过的自家阵地“金羊网”上。自认为这些文章纯粹是一种散记、随记、杂记，哪里会想到正式发表呢？而且，在我看来，《学习时报》上的文章皆具

卓识，逻辑缜密，我的信马由缰恐怕跑不进她的严整之地。

缘分啊！我的“笔记”，私下给组织员陈兴玛老师看了，他悄悄转给了《学习时报》。未曾料想，很快，《来自大地深处的守望》《悠远的“嘀嗒、嘀嗒”声》《最美声音：“我没有这个权力”》《“三问”划破长空》等“笔记”在《学习时报》上连续发表，有些被《红旗文摘》全文转载，个别还在新媒体上点击量颇高……这里，必须说，素昧平生的报社编辑是出了大力、极端负责的。

一个人需要对这个星球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保持一种最基本的好奇“他关切的是人类的命运，而不仅仅是自己能否参与其中”。罗素说的这种人，我固执地认为，应该就是书生。书生意气，快意文章，有长，亦有短。长，是指为人文无八股味；短，是说做人做事有规范意识。自己，算半个书生，大抵也如此。记忆中，我曾写过一篇《在那“红船旁边”回望“精神谱系”》，自嘲“内有焰火，文气沛然，俯仰有致”，颇为自得。写完就直接给金羊网发了，同时传了一份给《学习时报》。没想到，报社编辑郑重回话：“文章很好，按质量是可以发的。但我们检索发现，此文已在金羊网上刊登，故不再采用。”呵，一锤定音，毫无协商、回旋余地！吃此一“堑”，我知道了规矩，此后但凡有像样一点的文章，必单独供给《学习时报》。像《清风凛凛，溯源有自来》《一棵树摇动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一朵云》《政者有其为，市民梦还会远吗》《数字时代，如何搞调查研究》等，都是宁肯晚一点、慢一点见报，也要老老实实只给《学习时报》。而只要《学习时报》一刊发，就会有比较大的反响——你看，慢，有慢的好。

如上述，

对文字，我还是有一点自信的。但在中央党校研修一年，最重要的是理论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说白了，文章有文采还在其次，甚至是“末节”；“熟知未必真知”，有没有思想高度、有没有理论深度、有没有学术价值、有没有指导意义才是关键。于是，我铆足劲儿，运用中央党校所学，找到学理支撑，找准逻辑框架，找对学术接口，找好解析范式，认真撰写了《一条“神奇分界线”引发的思考》，希望能靠近“哲学思考，诗性表达”之境。还好，《学习时报》刊登后，党建杂志社《学习活页文选》立即转载，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反响，总算没白读一年啊。

毕业前夕，我把在《学习时报》等媒体发表的作品结集为《中央党校学习笔记》出版了。稍可宽慰的是，该书一版再版，一直“蜗居”于当当网“政治图书畅销榜”，在“南国书香节”上也颇受瞩目。这里，必须要向《学习时报》致意。

《学习时报》20年，“风行水上自成文”。她不需要别人美化，她一直在净化别人。尤难忘怀的是，每逢向编辑们推荐了学友习作而惴惴不安时，他们总是反过来致谢：“谢谢您帮忙发现了好作品。”真好，这是多么高情远致的君子之风啊。

是的，我的春天里，有过最美的你——《学习时报》。无以为报，唯有献上那山谷中的标语：“慢慢走，欣赏啊！”



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是我们学生时代的热门读物，教育激励着我们，将来为建设祖国作出贡献。

两位作者曾身陷囹圄，他们用亲身经历写下了狱中革命者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小说中描写的重庆解放前夕，革命者狱中迎新年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歌乐山渣滓洞、白公馆，是国民党军统关押革命者的集中营。狱中党组织得知解放军节节胜利，经过斗争与交涉，筹划了一次迎解放、庆胜利的联欢活动。狱友们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是一次特别的“联欢会”。时间是1949年元旦前夕。期待中的那天早上天刚亮，女牢房一带头，像号角召唤，各牢房同时响应，洪亮的歌声顿时冲出铁窗，飞向四方。

联欢不仅唱歌，狱友们还互相交换礼品，作为特殊环境中战友友谊的纪念。狱中条件十分艰苦，礼品“贺年片”是用小块草纸做的，用红药水画上鲜红的五角星或者镰刀锤子，写上祝福与鼓励的话。女牢狱友经过昼夜赶工，做出一幅绣了字的锦旗。那些彩色的线，是从她们袜子上拆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广为传唱的经典歌曲《绣红旗》，就是根据这一感人的真实故事创作的。

联欢节目中的压轴作品“贴春联”，更是倾注了狱友们的激情与心血，抒怀寄情，寓意深长。每间牢房都很用心地贴上了自己制作的春联。没有红纸，便用草纸连接起来，字也不是一个人书写，同一副联语，有老年人苍劲的笔法，也有“孩儿体”的弯曲字迹。女牢房里姐姐捏着“监狱之花”的小手，也写了几笔。但所有对联都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女牢房的对联写的是：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由于特务监视，联语都较含蓄，但意在言外，

大家心里明白。蒋家王朝正在崩溃，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即将到来。下联形容的正是这一迅速发展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她们还在上方贴了横额：扭转乾坤。

特务也许看不懂，也许看懂了不愿承认，居然妄评道：“这对联倒有些修仙悟道的意味哩。”

楼一室的对联更机智、也更明快：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横额是：极乐世界。对联充分表现出革命者不向敌人妥协的大无畏精神。这里悟的道指的是革命之道，参禅则指参人民之禅，横额比喻人民胜利后的无比欢乐。特务皱了皱眉，挑不出毛病，只好酸溜溜地说：“真有点仙风道骨哩！”

楼二室的对联十分“传统”：看洞中依然旧景，望窗外已是新春。横额是：苦尽甘来。对联表达了春天在望，革命者对革命即将胜利充满信心，对革命的美好前途无限憧憬。

楼三室对联用了古诗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横额是：大地春回。这副对联表达了对反动派的蔑视，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乐观期待。

楼七室门上对联是：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高度凝练地概括了恶劣的铁窗生活，表达了以苦为乐的革命情怀。特务挑剔的眼光，在横额“乐在其中”上凝视。不待他发难，一位狱友便反问道：“喂，这像不像渣滓洞的生活？”特务犹犹豫，指着横额说道：“不过，那个‘乐’字总有点刺眼。”“嘿，改成‘苦’字，‘苦在其中’，要得不？”另一个狱友这样反诘道。特务无言以对，装作没听见溜了。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副副春联，在严酷的监狱环境中，为使敌人无把柄可抓，字面上虽无一处革命词句，但曲笔写来，蕴意



无穷，狱友们都能领悟其含义。身陷囹圄的革命者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了旺盛的斗争精神，欢呼全国将要彻底解放的大好形势，与敌人斗智斗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而就在1949年11月27日，穷凶极恶的反动当局从重庆逃亡之前，对革命者展开了疯狂大屠杀。狱中数百革命者侥幸冲出魔窟的仅30余人。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写下这副对联的黎又霖难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大屠杀中慷慨赴难。他和大批死难烈士一样，新中国的太阳已经升起在东方，他们却惨死在黑暗的牢房中，没有能够走出魔窟，迎接黎明的到来。但他们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却感动天地，他们的精神之光照耀并教育着后来人。

革命何须怕断头，红岩之光照千秋。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铸造了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用鲜血染红了新中国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